

天赋之上 唯有勤勉

饶忠祥(邹城)

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在《伤仲永》中,以神童方仲永因后天荒废学业、终成常人的故事警醒世人:天赋纵有千般好,若无后天勤耕不辍,终是昙花一现。而同为北宋文坛巨匠的苏东坡,却用一生的勤学,诠释了何为“天赋之上,更有努力”。这位被称作“百科全书式”的全才,从来不是天赋使然,而是将勤奋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。

苏东坡年少成名,二十岁便考中进士,天资之高世所公认,但他从未恃才懈怠,反而以极致勤勉打磨学识。被贬黄州期间,仕途失意、生活困顿,却丝毫没有消磨他向学的心思,这份坚持,在与友人朱载上的相交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一日朱载上登门拜访,久等方见苏东坡现身,问及缘由,苏东坡坦然说是在完成每日功课——抄《汉书》。朱载上满心疑惑,以苏东坡的才学,过目不忘本是常态,何须亲手抄录?可苏东坡的回答,道尽了读书的真谛:他已抄《汉书》三遍,从一段抄三字,到抄两字,再到抄一字,抄书并非简单誊写,而是将文字刻入心底,让典籍智慧为己所用。

朱载上随即试探,信手翻开一页,指出某段的一个字,苏东坡便能应声背诵数百句,字字无差。这份功底,正是无数个日夜抄书、诵读、思考的结果。

方仲永因后天不学,从神童沦为常人,令人惋惜;而苏东坡手握天赋的底牌,却仍以勤勉为帆,终成一代文坛大家,名垂青史。这一正一反的对照,恰恰印证了:天赋是成才的敲门砖,而勤勉才是走远路的铺路石。

苏东坡用一生的实践告诉我们:真正的优秀,是天赋与努力的相辅相成,唯有将勤勉刻入日常,方能在时光的沉淀中,成就更好的自己。这,便是苏东坡留给后人最珍贵的启示,也是他能成为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的真正答案。

一庭栀子香

田继红(任城)

今日气温回暖,晨起买早点,再无刺骨寒意。太阳也出来了,照在东山头上,泛着金光。尽管河面结冰、河岸枯草遍地,却让人有看花看草的欲望。晚上逛超市,恰逢花草在搞促销,便买了一盆。抱着花走在寒风中,忽然想起李清照的句子:“卖花担上。买得一枝春欲放。泪染轻匀。犹带彤霞晓露痕。”我固执地认为,她当年买的定是栀子花。于是,又折返回去,专门挑了一盆满株都是含苞待放的栀子,小心翼翼地抱回家。

这盆栀子根茎粗壮,叶子油绿饱满,花苞挨挨挤挤。“升堂坐阶新雨足,芭蕉叶大栀子肥。”只少了芭蕉。想着明年四月种棵芭蕉,日后便可芭蕉听雨、栀子闻香了。

我与栀子早有缘分。十年前,儿子尚小,我曾养过一盆栀子。当初它纤细柔弱,我随意照料,竟顺利开花,还熬过寒冬,次年花苞更多,香气满室。我特意向父亲炫耀,如同求得最高奖赏。那株栀子,在家中开了好些年。

更早的记忆,是二十年前在曲阜做家教时。学生家楼梯拐角,一株种在旧沙缸里的栀子树,我每周相见,不知其名。直到六月花苞绽放,暗香浮动,才知是栀子。那些关于栀子花的诗句,也从此刻进心里。

“葛花满把能消酒,栀子同心好赠人。”眼前这盆,叶肥根壮。待它花开如雪、香气盈室时,折一枝赠你,可好?

家在济宁

瑞雪(任城)

从前,我并未觉得自己是个家乡观念强烈的人。步入中年后,在外漂泊的日子渐多,才发觉那份潜藏于骨血里的乡情,原来与生俱来,且与日俱增。

与外地的朋友谈起家乡济宁,对方常一脸茫然。我便耐心介绍:这里是至圣孔子、亚圣孟子、复圣颜子、宗圣曾子、述圣子思子的故里,伏羲、女娲、黄帝等人文始祖亦在此留下足迹。

若聊起年轻人熟悉的故事,我便说:水泊梁山、微山湖上的铁道游击队,都发生在济宁。济宁是运河之都,古运河穿城而过,元、明、清三朝均在此设河漕衙门。

遇到文学爱好者,我又会自豪提起:词作家乔羽、《桃花扇》作者孔尚任,都是济宁人;就连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源头,也在济宁。不知不觉间,我谈起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多,那份热爱与眷恋,早已浓得化不开。

在外地,最撩动我心弦的,莫过于乡音。无论周遭多么嘈杂,只需一句熟悉的方言飘入耳中,便能让我精神一振,不由自主地循声寻觅。那一声声乡音,在家乡时浑然不觉,在异乡却显得如此美妙生动、悦耳动听。若能偶遇一位同乡,聊上几句,那份亲切便如同家人团聚,足以让我温暖许久。

年少时总向往外面的世界,以为自己适应力强,天涯何处皆可为家。真正离了家,家乡的印象反而在记忆中愈发清晰。见西湖、太湖,会想起家乡的微山湖、太白湖;望名山大川,便想起梁山与峰山;走在异地古镇老街,眼前总会浮现儿时古槐路、竹竿巷、枣巷街的那些石板路。如今再看家乡,只觉得山水无处不美,风物无一处不好。

执笔,欲写一纸眷恋;落墨,难书满心深情。在外待得越久,家的感觉越发醇厚,回家的渴望也越发炽烈。原来,走得再远,那份故园之情,终会在血脉里生根、发芽,长成生命的参天背景。

南方与北方的冬天

王紫睿(任城)

南方的冬天和北方的冬天,有什么不同?南方的冬天,似一位温柔的少女,步履轻盈。气候很少降至零下,时常飘着淅淅沥沥的冷雨,空气湿润而清新。树木也多是常绿的,放眼望去,四季仿佛不曾离开。我曾驻足东湖公园,看湖水依旧波光潋滟,没有半分结冰的迹象,宛如一面温润的巨镜,安然倒映着岸边的草木与天空,让人忍不住举起相机,将这片柔软的冬天收藏。

北方的冬天,则像一位豪迈的壮汉,携凛冽的北风席卷而来。室外寒气刺骨,人们裹着厚棉衣、围巾,活像移动的“粽子”,然而室内却是另一番天地——暖气蒸腾,只需一件单衫便可惬意安居。河湖早早冰封,成了天然的乐园,滑雪、滑冰是冬天最受欢迎的运动。落叶后的树木虽显苍劲,却常在雾凇降临后化作玉树琼枝,宛若仙境。

北方的冬天给人以豪迈、壮阔之感,让人在严寒中体验生命的激情与活力;南方的冬天则更显温柔、宁静,让人在不冻的时光里感受岁月静好。我偏爱南方冬日的舒缓,也向往北方冬日的酣畅。

南方的舒缓与北方的酣畅,共同构成了中国大地独有的冬日乐章。这奇妙的气候差异,共同编织成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,让人不禁由衷感慨——大自然的神奇与多元,真好。

那遥远的运河湾

张振建(任城)

有些地名,注定要伴随一生。“安居”二字,本就是为安放漂泊灵魂而生。河北、黑龙江也有叫安居的地方,但济宁的居北村,才是我真正的故乡。它坐落于老运河温柔的臂弯里,是我童年全部的乐园。

去姨家的路,是一条刻进记忆深处的线。从闸口沿河堤南行,数过几个胡同,在最后一个巷口转弯,便是姨家。姥姥家在土崖之上,姨家居于平地,三间正房、两间西配房,是否还有东配房,记忆已模糊,但那份温暖却清晰如昨。两个姐姐、两个哥哥待我极好,我一住便是小半年,直等到门前楝子树开满紫色小花,我才把它当作儿歌里的燕子花,恋恋不舍地告别。

不走河堤,村中道路便如迷宫,屋舍错落、林木茂密、沟壕纵横,时常让我迷路。秋天是幸福的季节,一队的苹果园里,金帅、红富士挂满枝头,在那个年代,能吃到脆甜的苹果,便是奢侈的快乐。

夏夜摸黄瓜的经历更是难忘。表哥们熟练地从架上摘取,我只在地上摸到小瓜妞,看园人一声吆喝,我们便向东湾桥跑去。月光下用袖子一擦,咔嚓一口,清甜至今留在舌尖。

村北的深坑常年不干,莲叶何田田,鱼虾嬉戏其间。相连的湿地里,芦苇粗壮如竹。秋日水浅,我们赤脚趟进泥潭捞鱼。夕阳西下,秋风吹起,冻得牙齿打颤,心里却满是收获的欢喜。

不知何时起,老运河瘦成了水沟,芦苇地消失了,水利网荒废了。阡陌变作柏油路,田野立起厂房,有的地方因采煤塌陷。

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——那样的景色,再也寻不见了。

穿梭的不再是耕作的农人,而是川流不息的车辆。可我的魂,还留在那个遥远的运河湾里,在那些模糊却温暖的记忆深处,不肯离开。

以远见破成见

赵青(泗水)

成见是人心中固定不变的看法,这种看法往往基于既往经验、个人偏见、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形成,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判断与发展。它自带傲慢与偏见,制造隔阂、阻碍沟通,既限制个人成长,也影响彼此发展。

远见,是指一个人超越当下的局限,以长远眼光和深刻洞察预见未来、把握发展。远,是长远高瞻;见,是先见之明。拥有远见,是做人做事成功的关键。

一个有成见的人,往往不具备远见卓识;而一个有远见的人,却不会拘泥于一事一时,不死扣字眼,不另眼相看,不狭隘偏执,善于换位思考。在有远见的人那里,成见基本上不存在。

破除成见,往往需要远见。一个有远见的人,懂得换位思考。换位思考,最能破除成见。吹灭别人的灯,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;阻挡别人的路,也不会让自己走得更远。人字有两笔,一笔写自己,一笔写他人。一个有远见的人,会在换位思考中更好地认清自己,更好地尊重他人。

人生,本就是一场相遇与离别不断交替的过程。时光匆匆流逝,能留住的永远是真善美,所谓的成见,应该随风飘散。岁月长卷,情暖人间。

以远见破成见,是一种修养,是一番真情,是一份魅力,是一场修行。

以远见破成见,事业当不畏难,亦不惧人生漫漫。